

前阵子收到订阅号通知。北京三里屯家边上的一家酒店,于今年6月底停止营业。它不是那种偏商务性质的酒店,带点小众艺术气息。有阵子我们经常去住这家,办了储值卡。还剩一点钱没有用完,就想着结业前再去看看。其实住的也不是很多,也吐槽它浴缸不好用,酒店里的改良川菜吃起来不过瘾等等。但听说要关,总会有点异样的心情。最后储值卡也没花完。服务生说放心,会退的。我们买了一瓶酒带回家,说留作纪念。最后,又说周末有告别 party,邀请我们参加。我俩都说:算了,不喜欢人多。回家后,我在想,也不是单纯喜欢人多。我只是不喜欢告别。L先生问:那如果K酒店结业呢?你会去吧!我不假思索:那必须去!K酒店是我们经常住的酒

我面前这本题为《西浦八年》的书,是作家张凌耕的新作,反映了上海西浦地区在八年抗战中发生的故事。八年,在中国的现代词汇中,是一个专指的名词,是一个饱含悲愤心酸,也让人热血沸腾的名词。这个名词,指代的是一段血火交织的岁月,是中国人抗击日寇侵略的历史。老一辈中国人的心里,都铭刻着这八年岁月留下的永难忘怀的记忆。这本书,让我震惊,让我感动,也让我钦佩。

为何震惊?是因为书中记述的这一段上海郊区八年抗战的历史,其中的曲

店。有一次,生生住出了家的感觉。每天见的都是同样的客人,加起来不到十位。印象中有一对来自上海的夫妇,还有一个香港的客人。服务生也是固定的,完全不变。每天吃完早午餐回房间,过了中午去酒廊办公。四点钟去健身房,洗完澡再到酒廊吃晚饭。它的行政酒廊在28楼,环绕巨大的落地窗。地方宽敞,人少,花多。楼下是东三环,高峰时段汽车密密麻麻。因为高且远,看着像玩具车,配上落日晚霞,像置身于游戏之中,有种不真实感。行政酒廊嘛,多少有点高冷气息,从服务生到客人,每个人嘴角上扬的弧度都差不多,是一种客气疏离的微笑。但这一切,都被“小

折惊险和惨烈,让人难以想象。而这段历史,以前竟然很少有人提及。如果不读这本书,根本无法相信在日寇侵华的大本营上海,在侵略者的眼皮底下,曾经有过这样顽强坚韧的抗日武装,有过如此惊心动魄的抗战故事。很多上海人,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在中国的抗战版图上,西浦地区的抗战历史,也许曾经被人忽略,但这段历史,也是中国八年抗战的一部分。这片

豪华的遇见

赵款款

意。就是个胖胖的、笑眯眯的女生。每天见,慢慢就熟了。开始她帮我们端咖啡,后来L先生自己做,她会跟我说:哇,李先生已经熟练操作我们的咖啡机了,可真棒!语气就像夸奖一个七八岁的孩童。酒廊的饭形式大于内容,摆盘远大于口味。有时候晚上有饺子,迷你碗里只码四个饺子,配一小碟老干妈,很是惊艳。过了几天,饺子好像有点变化。小胖说:你知道吗?以前我们用的湾仔码头,现在是思念。后来,酒店的人慢慢多了起来,小胖见到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像自家人般熟络,有次早餐问我:怎么样?听说昨晚

胖”打破了。小胖是酒廊服务生。我们给她取的外号,没有恶

行政酒廊人很多,你们吃到饭了吗?我没忍住笑,说:吃到了,吃到了,放心。而这也几乎是我对小胖最后的印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就不在这个酒店了。再往后,酒店的前台、经理、服务生一轮轮换过。小胖还在不在酒店行业,是升职了,还是调离了,不得而知。可能此生都不会再遇到了。

也许因为我本身是感受型人格。我发现自己会赋予生活中很多东西意义。有过短暂交集再分开的人、结业的酒店、关门的餐厅……这些所有的变化,对我而言都属于告别,多少都会有些难过。但是,L先生不会。在他心目中,这些能记住的片段和人,都是一场豪华的遇见。

是一一次次无声的告别,还是一场场豪华的遇见?你选哪一个?

爱古典音乐,是要听现场、听世界名团的。有条件的

的话,是可以满世界追着听的。爱古典音乐,也可以听唱片,闭门居家,听他个天昏地暗。职业关系,我听过一些世界名团,譬如“世界十大交响乐团”中的若干个,听过中国排列前十的乐团。退隐之后,越来越少听现场了,乃至出现一些自己都觉得尴尬的事。关系不算疏远的指挥家陈燮阳,去年见面时,是在我的老东家(中央歌剧院),他问我没听过苏州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八十多岁的陈老爷子,现仍担任“苏交”的艺术总监。我如实回答:一次都没听过。他不无自豪地说:苏交,现在全国第一!这个说法,肯定有人不以为然。我也无法表态,因为苏交之前的所谓国内第一乐团,我也十年未听现场了。大指挥家李德伦先生的晚年,几乎每周都要到北京音乐厅听音乐会,我概括为“坐面的(后改夏利),吃锅贴,听音乐”。可惜我做不到他那样了。

我的古典音乐启蒙,约在五十年前,十几岁的时候。我的小叔叔,居然从废品收购站买回了一皮箱的黑胶唱片。全部清洗一遍后,我们关紧门窗,开始细听古典音乐的动静。我最初听的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和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看过电影《列宁在1918》后,《天鹅湖》的旋律我已多少记住一些了,而“贝五”的震撼力,《天鹅湖》又怎么能相比呢?况且,一起听唱片时还有小叔小姑及他们的朋友,他们听后的探讨,哪怕是只谈直接的感受,对我都极有触动。我第一次听现场,是在1975年,自己排队去买票,听李德伦先生指挥中央乐团演出“贝五”。之后,在校园里听李德伦先生的交响乐讲座。李大爷(晚辈对他的尊称)讲得最多的就是“贝五”,他对“命运”的透彻分析,令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他讲的内容,大抵属于初级的、人门的普及讲座。但他教会了我们在聆听中思考,教会我们积极地生活,教我们懂得什么是“爱”和该爱什么。荣幸的是,30年前在北京音乐厅工作期间,与李大爷开始近距离地接触,而后继续听他讲他最喜爱的古典音乐作品,帮助他整理文稿,出了《交响人生》和《忆德伦》两本书。

发生在他的家乡。他是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一代,但他从小就听说过很多发生在家乡的抗战故事,民间传说中那些抗战英雄的形象,一个个铭刻在他的记忆中。把这段历史写出来,成为“蛰伏在心底”的一个执着心愿。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悉心研究这一段历史,查找了大量尘封的史料,采访了很多知情的老人,花多年时间,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西浦八年》的创作,

回溯并演绎了西浦人民八年抗战错综复杂的历史。这部作品,凝聚着他的心血,也凝聚着一个青浦作家对家乡的深情。这是对故乡先烈的讴歌致敬,是对一段重要历史的拾遗补缺,也是凌耕献给上海、献给家乡的珍贵礼物。

鼓掌……在那里他们用丰富的牺牲来庆祝祭日。在这一个祭日里所消耗的酒比一年中剩下的全部时期所消耗的酒还要多。参加祭日的人,单是计算成年男女,不把小孩计算在内,根据当地人的说法,便有七十万人。”

在巴斯泰特节日庆典中,神像会被请出神庙,乘舟南下,再转而复归;这个过程是对神话中包括巴斯泰特在内的“远方女神”归返人间的仪式重演。古埃及人会在新年时互赠猫咪护身符和幼猫的习惯,巴斯泰特的名字也被刻在新年使用的水瓶上,人们相信她的力量能带来丰饶,并在年末的五天“凶日”时起到驱邪的作用。

幸运的是我们在埃及国家博物馆的二楼一展厅的角落发现了这尊雕像,虽然陈列的位置非常不显眼,但是她似乎在向我们招手。当时的心情无以言表,一见钟情,如获至宝。可是在确认文物清单的过程中,又遇到了波折,馆方以为“馆藏唯一一件”为理由,拒绝借展。可喜的是经过颜老师的不懈努力,通过从专业到展览等方面的游说,最终得以成行,使其成为当下展厅中一件“明星展品”。(本文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世界艺术史研究所研究员、中方策展人之一)

84年前的讲义

冯丹龙

今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收到了抗日爱国将领李烈钧的孙子李季平先生的短信:“丹龙好,最近在上海么?我堂兄李季龙,受邀从澳洲回国,过几天会来上海,有空大家一见啊。”李季龙是李烈钧将军四子李贻骥的儿子。季平说:“堂兄季龙曾收藏一本冯玉祥将军送给他父亲李贻骥的数学书,上面有作者(上海中学理科主任朱凤豪先生)送给冯玉祥将军的签名,上海中学一直想收藏此书。这次季龙回国,决定将此书捐给上海中学,你是否有兴趣一起去?”

这本84年前的《新三角学讲义》,是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丛书之一,朱凤豪先生编著,1940年出版,华丰印刷铸字所承印。封面正中还有一个小框,里面标注:“本编为高中三角补充教材。作为复习教本,升学准备及参考用书均极适合”。书的封面上有这样的一行手迹“焕章先生指正,朱凤豪谨赠,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焕章,是祖父冯玉祥将军的字。民国29年是1940年,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祖父和全家居住在重庆上清寺附近的巴县中学。朱凤豪是江苏宜兴人。192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数理专业。曾任上海市上海中学理科主任,上海市特级校长。我没有查到祖父冯玉祥与朱凤豪校长的相识过程,也未能得知在何种场景下朱校长将此书送给了爷

序跋精粹

为何感动?是因为书中所述上海人在抗战中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是那些为保卫家乡、抗击侵略而不惜流血牺牲的英雄人物。在我们以前读过的史书中,找不到他们的名字,然而他

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真实存在,他们曾经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保卫家乡,为了中国人的尊严浴血奋战。他们并非正规的军人,是在田间劳作的庄稼人,是在水乡泽国讨生活的船民,是乡镇的教师、工匠和商人,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引领下,他们杀鬼子,除汉奸,拔据点,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让日寇和汉奸闻之惊悚。八年中,无数人在这片土地上出生入死,西浦大地上,浸透了这些抗战英烈的鲜血。这是一部以章回体形式撰写的纪实长篇,有引人入胜的曲折韵味,也有纪实文学的真实气息。作品中的人物,不是平面的概念,而是性格各异的立体形象。作品的主角,是一批坚定勇敢的抗日英雄,是众多坚贞不屈的烈士。作品中也有贪生怕死、见利忘义的叛徒和汉奸,他们的覆灭下场,是罪有应得。这些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物的故事,构成了西浦地区惊心动魄的抗战

红叶题诗
(中国画) 萧博

史,也表现了人性的曲折和复杂。

张凌耕是我的老朋友,我们都是当年到故乡“插队落户”的知青,我去崇明岛,他回到家乡青浦当农民。《西浦八年》中的故事,就

一面逐渐下放到民间,化身为温柔家猫形象的女神,更多与母性、家庭与保护孕妇及儿童产生关联,并且开始与哈托尔合体,兼具音乐、舞蹈和美等众多埃及女神所具备的职能,成为当时埃及家喻户晓的保护神。同时,巴斯泰特被视为战争女神,象征凶猛冷酷和军事力量,巴斯泰特逐渐与同样掌管军事和保护士兵的上埃及狮女神赛赫迈特融合为一体两面,即暴怒好战的时候化身为赛赫迈特,温柔愉悦的时候化身为巴斯泰特。例如在《金字塔铭文》中出现的巴斯泰特既有危险的一面,也有作为国王母亲与照料者的温和一面;在《棺木铭文》中,她为亡者提供庇护,但仍有好战的一面。和其他母狮女神一样,巴斯泰特被看作太阳神的女儿,同时也是“拉神之眼”化身,但她也是与月亮相关的“月之眼”。当巴斯泰特以猫女神的形态出现时,依然保持着和拉神的关联——她成为了毁灭太阳神的敌人、巨蛇阿波菲斯的“拉神之猫”。但巴斯泰特发展完全后的属性并不像赛赫迈特那样好斗,虽然她自己的儿子玛赫赫继承了她的最初作为狮神的暴烈一面,这位女神在后来却成了母性的象征,人们相信她会保护孕妇。在中王国和新王国时期,作为太阳神拉的女儿的善良

寻找猫神巴斯泰特

薛江

也是萨卡拉的守护神。后期,希腊人将巴斯泰特等同于他们的女神阿尔忒弥斯是希腊文名字,特指萨卡拉墓区入口处的猫神祭祀区。

尤其是后埃及时期,猫神巴斯泰特是特别重要的神。巴斯泰特有三个重要的崇拜中心:三角洲的布巴斯提斯、中部埃及的斯皮乌斯·阿提米多斯和萨卡拉。这三个地方也是发现猫木乃伊最多的地方。例如自第三中间期以来,多位出身于布巴斯提斯的埃及国王都居于下埃及地区的布巴斯提斯,意为“巴斯泰特女神的居所”。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在公元前5世纪拜访过猫神庙,并赞美其宏伟,他还记录了在那里举行的巴斯泰特节日庆典中的热闹景象。

“人们到布巴斯提斯市去集会时,经过的情况是这样的:男子和妇女都在一起循水路前来,每只船上都乘坐着许多人,一些妇女打着手里的响板,一些男子则在全部的行程中吹奏着笛子。其他的旅客,不分男女,则都唱歌和

因一个盖罐,感知浦东文脉的厚重悠远。

看展在上海
责编:沈琦华

